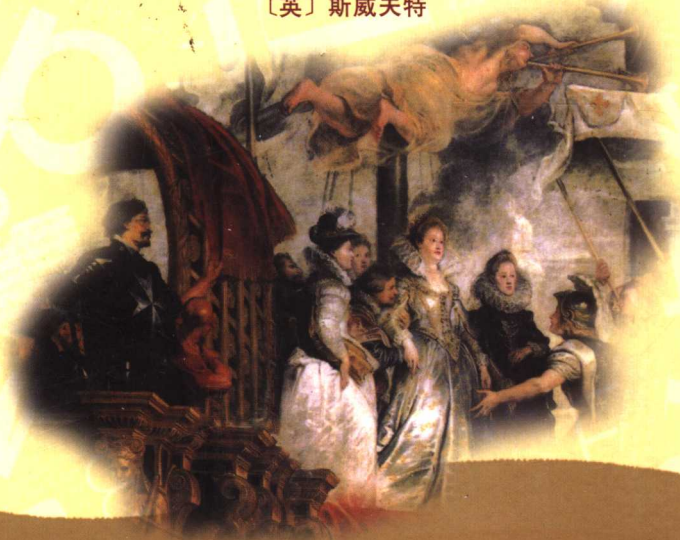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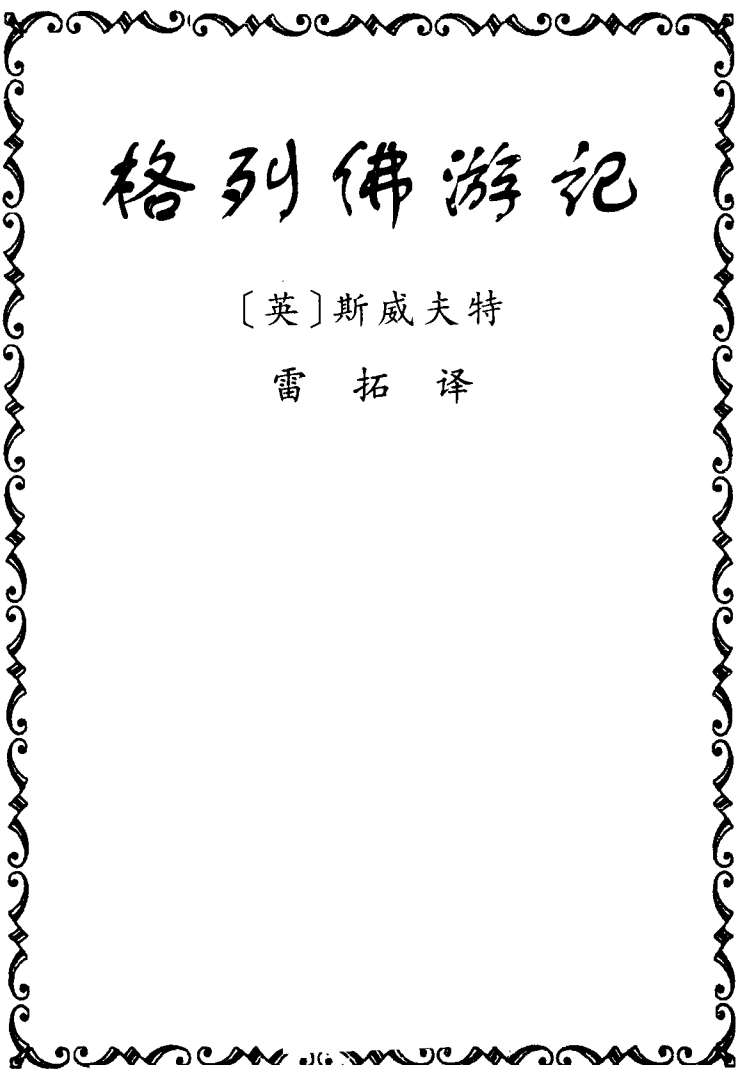
家庭金套装
小主人珍藏版
Xiao zhuren
ZHENCANGBAN

格列佛游记

〔英〕斯威夫特



中国轻工业出版社



格列佛游记

[英]斯威夫特

雷 拓 译

前言

斯威夫特（1667—1745），英国著名讽刺小说家和政论家。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贫苦家庭。他出生前数月父亲去世，由叔父抚养。1686年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取得学士学位，1692年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，1701年获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。1689年受聘于远房亲戚邓波尔爵士，任私人秘书。邓波尔逝世后回到爱尔兰，任都柏林一教区长和爱尔兰大法官伯克利伯爵一世的私人牧师。不久，他返回伦敦，结交执政的辉格党的知名人士。1704年他的《一只澡盆的故事》、《书战》和《圣灵的机械作用》等3篇讽刺文章汇集出版，批判宗教和学术领域中的腐败现象和非国教徒的礼拜与布道，模仿学究的迂腐文笔，讽刺尖锐辛辣。1707年11月写了《鲍席斯和菲利蒙》叙事诗和政论《对1708年的预言》与《比克斯塔夫先生第一个预言的应验》（1708），表现了他的远见、诙谐和机智。1710年，他任托利党《考察报》主编。当时英法因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而长期交战（1710—1713），人民蒙受苦难，统治集团却大发国难横财，斯威夫特写了一系列反战文章，其中一篇《联盟军和前任内阁发动和进行这场战争的行为》（1711）揭露了骇人听闻的贪污行为，举国哗然。对1713年英法签订和约产生了直接影响。当时斯威夫特成为哈利首相的亲信，安妮女王演说词的起草人，大小廷臣都想方设法巴结他，但他一袖清

风，仍然是个穷人。他在伦敦期间结识了一批文人如蒲柏、约翰·盖依等；他给定居在爱尔兰女友艾斯特写了大量情深意切的信札，后人《给艾斯特的信》发表，成为英国书札文学的珍品。1714年安妮女王去世，托利党内阁垮台，斯威夫特被赶出伦敦，回到爱尔兰任副主教，积极参加爱尔兰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。他先后发表了《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的建议》（1720）、《布高德莱比尔的信》（1724）、《格列佛游记》（1726）、《爱尔兰状况的浅见》（1727）等政论、杂文和小说。斯威夫特为爱尔兰自由独立所进行的斗争，赢得了爱尔兰人民的尊敬。1737年11月，整个爱尔兰用钟声、营火和酒，庆贺他70寿辰。斯威夫特死于精神病的瘫痪，葬礼极其简单。他早在1735年写好墓志铭：“如今，狂想再也不能折磨他的心，去吧，过路人，如有可能，请你学习他的榜样，为保卫人类的自由而奋斗！”

作者继承了薄伽丘，拉伯雷等欧洲优秀讽刺艺术传统，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像力，采用神话或童话或魔幻式的小人国、大人国、飞岛、巫人岛和智马国的故事，揭露了18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的腐败，上流社会暴横不法，骄奢淫逸，下层人民艰难困苦，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。幻想和现实的统一、对比，用超现实手法反映现实矛盾和生活，是这部讽刺小说的最大的艺术特色。因为是童话式的、神话的和魔幻式的故事，《格列佛游记》受到老少童叟普遍欢迎，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珍品。格列佛的正直、善良、勇敢、刚毅，对真理孜孜不倦追求，对邪恶无情鞭笞的优秀品德，正是作者本身经历及其品格的映照。

小主人珍藏版

目 录

利立浦特游记	(1)
布罗卜奈格游记	(69)
勒皮他 巴尔尼巴比 拉格奈格 格勒大锥 日本游记	(125)
慧骃国游记	(187)

世界文学名著经典文库·家庭金套装

利立浦特游记

第一章

介绍我自己和我的家庭——我为什么旅行——海上遇险以及我如何逃生——在利立浦特王国上岸——意外地当了俘虏，并被押解到京城。

我爸爸在诺丁汉郡不算有钱，在他五个儿子中，我排行老三。十四岁那年，他送我到剑桥的意曼纽尔学院读书。在那儿，我用功学习，生活了三年。虽然家里给我的钱很少，但对于一个穷人家庭来说，负担还是太重了。于是，我就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·贝茨先生那里当学徒，我跟了他四年。有时候爸爸也寄钱给我，这些钱我就用来买航海和数学方面的书看，对那些打算旅行的人来说，这些知识很有用处。我一直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交上好运外出旅行的。离开贝茨先生后，我回家去见父亲，多亏他和约翰叔叔、还有其它几个亲戚帮忙，我有了四十英镑，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英镑以维持我在莱顿求学。我在莱顿学医两年零七个月。我相信在长途航行中，医学是有用处的。

从莱顿回来后，老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·潘耐尔

船长的“燕子”号商船上当外科医生。我跟潘耐尔船长干了三年半，几下利凡特和其他地方。回来后，在贝茨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决定在伦敦住下来。他给我介绍了几位病人。我在老周瑞街的一座小房子里租下了几个房间。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生活方式，我就和新门街上的埃德蒙·伯顿先生二女儿玛丽·伯顿结了婚，并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资。

两年之后恩师贝茨过世，我没有几个朋友，又不想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胡来，生意因此渐渐萧条。我和妻子以及几个朋友商量了一下，决心再度出海。我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，六年中几次航行到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，我也有了一些钱。由于我总能得到大量的书籍，空余时间我就用来阅读。到岸上时，就观察当地人的风俗、性情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我仗着自己记性强，学起来非常容易。

这几次航海中的最后一次却不很顺利，我厌倦了海上生活，想要在家中与老婆孩子一起过日子。我从老周瑞街搬到脚镣巷，接着又搬到威平，希望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，结果没成功。三年过去了，眼看着时来运转已经无望，我接受了“羚羊号”船主威·普利查德船长的聘请；那时他正准备去南太平洋航海。一六九九年五月四日，我们从布里斯托尔启航。我们的航行起初一帆风顺。

由于一些原因，我们在那一带海上历险的细枝末节全部告诉读者是不合适的，只说说下面这些情况也就够了：在往东印度群岛的途中，一阵风暴把我们刮到了凡迪门兰的西北方。据观测，我们发现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。船员中有十二人因操劳与饮食而丧生，其余的人也极度虚弱。十一月五日，天气雾塞霾布，水手们在离船半链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礁石；但是风势太猛，我们被刮得直撞上去，船身触礁碎裂。我

和六名船员将救生船放下海去，竭尽全力脱离大船和礁石。我们只划了三里路远就划不动了，我们只好听凭波涛的摆布。大



约过了半个小时，一阵狂风从北方吹来，一下将小船掀翻了。船上的同伴怎么样，我说不上，可我断定他们全都完了。至于我，则听天由命地游着，随风浪推向前去。我不时将腿沉下去，却总也探不到底。眼看我就要完蛋而又再也无力挣扎时，忽然觉得水已经不是很深了，而这时风暴也已大大减弱。海底的坡度很小，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到岸上，那时我想大约是晚上八点钟。我继续又往前走了近半英里，不见有任何房屋或居民的迹象，至少是我没有能看得到，因为当时我实在太虚弱了。我累极了，加上天气炎热，离船前又喝过半品脱的白兰地，所以极想睡觉。我在草地上躺下来。草很短，软软的，一

觉睡去，记忆所及是前所未有的酣甜香沉。我想我可能睡了有九小时，因为醒来时，正好已天亮了。我想起来，却动弹不得；刚好是脸向上，这时我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牢牢地绑



在地上；我的头发又长又厚，也被同样地绑着，从腋窝到大腿，我感觉身上也横绑着些细细的带子。我只能朝上看。太阳开始热起来了，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我听到周围一片嘈杂声，可我那样躺着，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。一会儿，我觉得有个什么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，轻轻地向前移着，越过我胸脯，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。我尽力将眼睛往下看，竟发现一个身高不足六英寸、手持弓箭、背负箭袋的人！与此同时，我感觉到至少有四十个他的同类随他而来。我大为吃惊，猛吼一声，结果吓得他们全都掉头就跑。以后我才知道有人跌伤

了。但是他们很快又回来了，其中的一个竟敢走到能看得清我整个面孔的地方，举起双手，抬起双眼，一副惊羨的样子，他用尖而清晰的声音高喊：“海琴那·德古尔！”其他的人也是这几个字重复了几遍，可我那里还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你们可以相信我躺着难受之极；最后，我想努力挣脱。我侥幸挣断了绳子，拔出了将我的左臂绑到地上的木钉。我抬起左臂，看到了绑我的方法，我又用力一扯，虽然十分疼痛，却将左边绑着我头发的绳子扯松了一点，这样我才得以稍稍将头转动两英寸光景。但是，我还没来得及将他们捉住，他们却又一次跑掉了。于是就听到他们一阵尖声高喊，喊声过后，我听见其中的一个大叫道：“托尔戈·奉纳克”；即刻就感觉有一百多枝箭射中了我的左臂，像许多针刺一样地痛；他们又向空中射了一阵，仿佛我们欧洲人放炮弹一般。我猜想许多箭是落到我的身上了（尽管我并没有感觉到），有些落在我脸上，我赶紧用左手去遮挡。这一阵箭雨过去之后，我非常痛的呻吟着。接着我再一次挣扎着想脱身，他们就此刚才更猛烈地向我齐射，有几个还试图用矛来刺我的腰；幸亏我穿着一件米黄色的牛皮背心，他们刺不进去。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安安静静地躺着。我的打算是，就这么挨到夜晚，因为既然我的左手已经松绑，我是可以很轻松地就获得自由的。至于那些当地的居民，假如他们长得全和我看到的那一个一般大小，那么我有理由相信，就是他们将最强大的军队调来与我拚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但是命运却给我另作了安排。当这些人发现我安静下来动不了时，就不再放箭；但就我听到的吵闹声来判断，我知道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。在离我约四码远的地方，冲着我的右耳处，我听到敲敲打打地闹了有一个多钟头，就好像有人在干活似的。在木钉与绳子允许的范围内，我把头朝那个方向转过去，这才看见地



上已竖起了一个一英尺半高的平台，平台可容纳四个人，旁边还有两三副梯子靠着用以攀登。这中间就有一个看上去像是有身份的人，对我发表了一通长长的演说，只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。我要先说一下，那个大人物在说话前大喊了几声（朗格罗·德胡尔桑）。他一喊完，立即就有大约五十个居民过来将头左边的绳子割断，我因此得以把头往右边转动，也得以看得清说话的那人的样子。他看上去中年，比跟随他的另外三人都要高。三人中一个是侍从，身材好像只比我的中指略长些，正替那个牵着拖在其身后的衣服；另外两人分别站在他左右扶持着他。他演说家的派头表现十分，我看得出来他用了不少威胁的话语，有时也许下诺言，表示其同情与友好。我用很好的态度说了几句，并举手向太阳发誓。我离船前到现在已有好几个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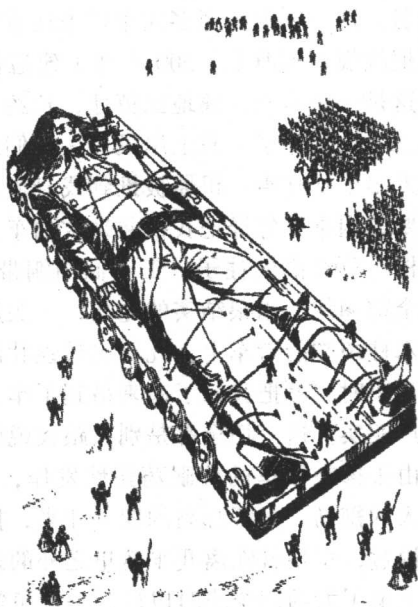
时没吃一点东西了，饥肠辘辘，我觉得我快饿死了，再也忍不住，就不时地把手指放到嘴上，表示我要吃东西。很快他们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他从台上下来，命令在我的两侧放几副梯子，一百个左右的居民就将盛满了肉的篮子向我的嘴边送来；这些肉是国王一知道我就下令送来的。我看到有好几种动物的肉，但从味道上却分辨不出那是些什么肉。从形状上看，有些像是羊的肩肉、腿肉和腰肉，做得很可口，但是比百灵鸟的翅膀还要小。我一口吃两三块，步枪子弹大小的面包一口就是三个。他们尽快地给我供应，一边对我的高大身躯与胃口惊讶万状。

接着我又示意要喝水。他们从我吃东西的样子看出，一点点水是不够我喝的。这些人非常聪明，他们十分熟练地吊起一口头号大桶，然后把它滚到我手边，敲开桶盖。我一饮而尽，这我很容易做到，因为一桶酒还不到半品脱。酒的味道很像勃艮第产的淡味葡萄酒，但要香得多。他们又给我弄了一桶来，我也是一口气喝个精光，并表示还想喝，可他们已拿不出来了。我作完这些后，他们非常高兴，还在我的胸上跳舞，还一遍遍高喊海琴那·德古尔。他们向我作手势，要我把这两只酒桶扔下去，可要下边的人躲开。当他们看到酒桶飞在空中时，齐声高喊“海琴那·德古尔”。我得承认，当这些人在我身上来来回回地走动时，我常想将首先走近我的四五十个一把捉住砸到地上去。可是想起我刚才所吃的苦头，而那也许还不是他们最厉害的手段；我也曾答应对他们表示敬重，想到这些，我就立即打消了以上的念头。再说，这些人如此破费而隆重地款待我，我也理应以礼相待。然而，私下里我又不胜惊奇，这帮小人儿竟如此大胆，我一手已经自由，还敢爬上我身走来走去；在他们眼中我一定是个庞然大物，可见到我居然抖都不发一抖。过了一些时候，他们看我不再要吃肉了，我的面前就出现



了一位皇帝派来的高官。钦差大臣带着十二三个随员，从我的右小腿爬上来，一直来到我的脸前。他拿出盖有国玺的身份证书，递到我眼前，大约讲了十分钟话，虽然没有任何愤怒的表示，说话样子却很坚决。他不时地手指前方，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在指半英里外的京城，皇帝已在那里的御前会议上决定，得把我运到那儿去。我说了几句话，可是没用。我用空着的那只手作了一个手势，我两手合在一起并从他们头上掠过怕伤了人，接着又碰了碰头和身子，示意他们我想要获得自由。他像是很明白我的意思，因为他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；他举起手来作了个手势，告诉我非得把我当俘虏运走不可。不过他又作了另一些手势，让我明白可享受足够的酒肉。这一来，我倒又想要努力挣脱束缚了，可同时我感觉到脸上手上的箭伤还在痛，

并起疱了，许多箭头还扎在里面；同时我看到敌人的人数又已增加，这样我就只有作手势让他们明白，他们爱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吧。这样，“赫够”及其随员才礼貌而和颜悦色地退了下去。很快我就听到他们一齐高喊，不断地重复着：“派布龙·塞兰”。这时我感觉我左边有许许多多人在为我松绑，使我能够将身子转向右边，撒泡尿。我尿了很多，他们非常惊讶。当他们明白我要作什么时，赶忙躲开了。但在这以前，他们在我的脸上手上都涂了一种味道很香的油膏，不过几分钟，所有的箭伤全部消失了。这一切，加上我用了他们那营养丰富的饮食，使得我精力恢复，不觉昏昏欲睡。后来才知道，我睡了8小时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皇帝命令医生在酒中掺进了安眠药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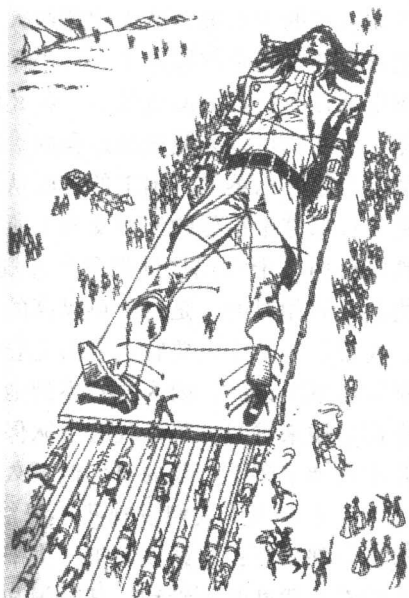


看来我上岸以后一被人发现在地上躺着，就有专差报告了皇帝，所以他早就知道了这事，于是开会决定把我用那些木桩子和绳子绑起来，又决定送给我充足的酒肉，并备一架机器将我运到京城。

这一决定也许太大胆危险，我敢说在同样情形下，任何一位欧洲的君主都不会效仿这一做法的。不过依我看，他们这么做既极为慎重，又很宽宏大量，因为假如这些人趁我睡着的时候企图用矛和箭杀死我，那么我一感觉疼痛，肯定就会惊醒过来，那样或者就会使我大怒，一用力气就能够挣断绑着我的绳子，到那时，他们无力抵抗，也就不能指望我心慈手软了。

这些人是十分出色的数学家，在皇帝的支持与鼓励下，他们的机械学方面的知识也达到了极其完备的程度，皇帝以崇尚保护科学而闻名。这个皇帝有很多大车用来运重物，还常造最大的战舰用车把战舰运到海上。500人动手建造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机器。这是一座木架，离地三英寸，长约七英尺，宽约四英尺，装有二十二个轮子。我上岸没多久他们就出发了，他的机器运到还发出了欢呼声。机器被推到我身边，与我的身体平行。可是主要的困难是怎样把我抬起来放到车上去。为此他们竖起了八十根一英尺高的柱子，工人们用绷带将我的脖子、手、身子和腿全都捆住，用很结实的绳索，一头用钩子钩住绷带，一头缚在木柱顶端的滑车上。九百名最强壮的汉子齐拉绳索，结果不到三小时，就把我抬了起来吊到了车上；在车上我依然被捆得严严实实。这一切全都是别人跟我说的，因为他们在工作时，我由于掺在酒里的催眠药药性发作，睡得正香呢。一千五百匹最大的御马，每匹都高约四英寸半，拖着我向京城而去。我曾经说过，京城就在离我半英里之外的地方。

我们在路上走了大约四个小时以后，一件可笑的事把我弄



醒了。原来是车子出毛病了需要修理，停住的一会儿就有两三个年轻人一时好奇，想看看我睡着时是什么模样，就爬上机器来，悄悄地来到我的脸前，其中一个卫队军官，他把他那短枪的枪尖直往我左鼻孔里伸，像稻草那样弄得我鼻孔发痒，猛打喷嚏；他们随即偷偷溜走了，并未被人发觉；三星期以后，我才知道那时我怎么会突然醒过来。那天接下来我们又走了很长的路，夜里休息时，我的两边各有五百名卫队，他们一半手持火把，一半拿着弓箭，只要我想动弹一下，就随时向我射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又继续上路，大约中午时分，离城门就很近了。皇帝率全朝官员出来迎接，但他的大将们却坚决不让皇帝冒险爬上我的身子来。

停车的地方有座古庙，据说是全王国最大的。多年前庙里

曾发生过一桩惨无人道的凶杀案，就当地那些人看来，这有污圣地，所以就把所有的物品全都搬走了，只当作一般的公共场所使用。他们决定就让我在这大厦里住下。朝北的大门约有四英尺高两英尺宽，由此我可以方便地爬进爬出。门的两边各有一扇小窗，离地不会超过六英寸。国王的铁匠从左边的窗口引进去九十一条链条；那链条很像欧洲妇女表上所挂的链子，粗细差不多的；铁匠再用三十六把挂锁把我的左腿锁在链条上。在大路的另一边，和庙相对的，是二十英尺高的一座塔楼，楼高至少五英尺，皇帝及其朝中主要官员就由此登楼，以便看到我的风采。这是我后来听说的，因为我看不到他们。估计有十万以上的居民也都出城来看我。虽然我有卫队保护，可我猜想有不下万人好几次由梯子爬上了我的身。但不久就发出告示禁止这种行为，违者处死。当工人们发现我不可能再挣脱了时，就将捆绑我的绳子全都砍断；我站立起来，生平从来没有过这样沮丧。可是人们看到我站起来走动，其喧闹和惊讶的情形简直无法形容。拴住我左腿的链条长约两码，不仅使我可以在一个半圆的范围内自由地前后走动，而且拴链条的地方离大门不到四英寸，我可以爬进庙去，伸直身子躺在里面。

第二章

利立浦特皇帝在几位贵族的陪同下前来看我在押的作者——描写皇帝的仪容与服饰——学者们奉命教授作者当地语言——他因性格温顺博得皇帝的欢心——衣袋受到搜查，刀、手枪被没收。

我站起来，四下里一望，应该承认，我从未看见过比这更